

枇杷黄时青杏酸

徐静

巷口三轮车的竹匾里，枇杷黄得透亮，阳光在果皮上凝成蜜色的珠子，微微颤动时仿佛要滴下甜浆。这抹金黄忽地撞进眼帘，恍惚间，我又回到阆中古城姨婆家的小院——十岁那年的五月，青石板缝里还沾着隔夜的露水，老枇杷树歪斜的枝桠上，果子正泛着诱人的光泽。

姨婆戴着蓝布头巾，和祖母坐在竹椅上絮叨家常，手边竹筛里罩着新摘的枇杷。“小妹妹，等露水干了再摘！”她的川音软糯，却拦不住馋嘴的我。趁她们打盹时，我踮脚揪下颗泛青的果子，酸涩瞬间在舌尖炸开，惊得枝头青鸟扑棱棱飞起。姨婆醒来只是笑着摇头，转身从灶房端出粗陶罐：“莫急，拿蜂蜜腌一腌，酸果子也能变甜咯。”琥珀色的蜂蜜裹着果肉，入口时甜得人眯起眼睛，连空气里都飘着蜜香。

高考后的那年夏天，我再次踏上阆中古城的石板路。推开姨婆家的木门，那棵老枇杷树却已不见踪影，只余院角新栽的青杏苗在风中摇晃。姨婆摸着我的马尾辫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意：“树老了，就该让新苗接茬儿，就像人老了要看着小辈长大……”她手背上的老年斑，像枇杷树皮上皴裂的纹路，倒叫我想起西安家里的老枣树，也是这般一年年地

老去。

此刻站在西安早市里，看卖果人麻利地给塑料袋打结时，杨万里的“枇杷分核薄，青杏点酸多”突然掠过心头。可不是么，春光总在不经意间换了妆容——上月还在城墙根下看槐花簌簌飘落，今朝枇杷已染透竹匾；前旬才见秦岭脚下杏树抽芽，转眼间叶片已在墙头织成绿网。生命里的酸甜，就像枇杷的蜜、青杏的酸，还没细品滋味，就被时光酿成了回忆的酒。

拎着枇杷走过护城河，岸边杏树结满青果，青涩的果实藏在叶间，像极了年少时藏不住的心事。忽然忆起已故姨婆的话：“再等等，等酸气退了，就能腌成果脯。”那时总嫌时光漫长如老城墙的青砖，如今却被生活的琐碎追着跑，才惊觉那年在阆中小院数果子的午后，早已化作指尖漏下的细沙。

人在浩瀚星河中，渺小如一粒微尘，百年之后或许只余一缕清风。可即便如此，生命仍要活得热烈而鲜活。就像崖壁间的苔衣，岁岁复绿；又如初夏枝头的枇杷与青杏，金黄的甜润、酸涩的清冽，都在时光里酝酿出醇厚的滋味。苏轼说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，世间本无十全十美，但若能以赤子之心接纳生活的每一种味道，在残缺中寻找圆满，于风雨里捕捉彩虹，那些酸涩终会熬成甘美的果脯，清甜也将酿成绵长的蜜浆。

“时光会把甜酿出来的”，姨婆的话在耳畔回响。枇杷的甜、青杏的酸，原是时光写给岁月的对仗。我们在成长中告别旧景，又在告别里期待新绿；在等待中褪去青涩，又在回甘里读懂人生。就像阆中的枇杷年年黄，西安的青杏岁岁酸，生命的枝头永远有新的果实，而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温度，终将成为照亮前路星光。



黄金芽茶园风光 张文祥 摄

枇杷遮窗

张宏宇

窗外的枇杷树，已有十几年了。当初不过是拇指粗细的一株幼苗，如今竟长得碗口般粗壮，枝叶繁茂，将我的窗户遮去大半。我每每伏案写字，抬头便见那浓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，偶尔还会探进窗来，仿佛要窥视我笔下写些什么。

这枇杷树，向来不被人们看重。它既无玫瑰之艳丽，亦乏牡丹之华贵，不过是南方常见的一种树木罢了。花开时节，花朵细小如米粒，白中泛黄，藏在叶腋间，不细看几乎难以察觉。然而花香却是极清奇的，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，那香气便幽幽地飘进窗来，不浓不淡，恰到好处地钻入人的鼻孔，沁人心脾。

冬里，枇杷树竟开起花来。这在百花凋零的季节，显得尤为奇特。我常立于窗前，看那细小的花朵如何抵御寒风。它们排成穗状，一朵紧挨着一朵，像是互相取暖似的。花虽小，却自有一种坚韧，不畏严寒，不惧风霜，静静地开放，散发着清幽的香气。

到了春天，百花争艳之时，枇杷树却已挂满了青涩的果实，渐渐隐没于层层叠叠的绿叶之中。它的叶

子极大，背面生着细密的绒毛，摸上去有些粗糙。阳光透过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随风晃动，如同水波荡漾。午后时光，我常搬一把藤椅坐于树下，看那光影变幻，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。

枇杷树花开之时，总是引来无数蜂蝶。蜜蜂嗡嗡作响，围绕着树干翩翩起舞，从这朵花飞向那朵花，忙碌不已。时而有蝴蝶光临，多是那洁白的菜粉蝶，在花间翩翩起舞，美不胜收。我揣测它们或许并未采到多少蜜，不过是来此凑个热闹罢了。

这树也曾历经劫难。前年夏天，一场大风袭来，将它的主干生生劈去一半。我原以为它活不成了，谁知第二年春天，它又从断处抽出新枝，长得比先前更为茂盛。断口处渐渐愈合，留下一道丑陋的疤痕，却并未阻碍它继续生长、开花、结果。

今年初春，枇杷花开得尤为繁盛。夜里我开窗而眠，花香便一阵阵飘入室内，竟让我做起许多离奇的梦。梦中我化作一只蜜蜂，在花间飞来飞去，忙碌而快乐。醒来时，天已微明，花香依旧，而梦中情景却

已模糊不清了。

夏季初始，枇杷树的果子成熟时，会引来不少鸟雀。白头鸭最是机灵，总是最先发现哪颗果子最甜。它们啄食时极为挑剔，尝一口不中意，便弃之而去，另寻好的。被啄过的果子很快腐烂，落在地上，引来蚂蚁觅食。我有时捡那完好的来吃，果肉橙黄，汁水丰盈，甜中带酸，倒也别有风味。

这窗外的枇杷树就这样静静地生长着，无声无息地经历着四季轮回。它不似那些名贵花木受人追捧，也不似那些果树被人精心照料。它只是自顾自地生长，开花，结果，落叶，再生长。年复一年，它那粗糙的树皮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却依然挺立着，用它浓密的枝叶为我遮挡烈日，用它清新的花香伴我入眠。

窗外的枇杷树，或许终有一天会老去、会倒下。但此刻，它站在那里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它的故事。而我只需抬头，便能望见它那朴素而坚韧的身影。



穿在身上的青花瓷 郭建军 摄

主办单位：黔南州布依学会 都匀市布依学会 都匀市老年大学

承办单位：贵州文韵雅集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心有闲趣岁有悠

李非非

我曾在一个访谈中看到，作家蔡皋打理的楼顶花园，绿意盎然、花团锦簇。原来真正的诗意并非远在天涯，而是凭借着草木光阴，把细碎日子磨出沉香。每天太阳一探头，蔡皋便伸出双手迎接太阳，和煦的阳光落在了她手里，也落在了花园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她时常坐在凌霄花架下，静静地观察这一草一木、一虫一鸟。她在这里构建了自己的精神花园，“种”出了一本本书，一幅幅画。她看残荷的涅槃，看树藤的环绕，看竹笋的生长。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，花园都给了她答案。蔡皋以一颗闲适之心，真正地把生活过成了诗，把琐碎织成了繁花。

看了作家蔡皋的恬淡生活，让我不禁想起了元代的散曲家张可久。他一生仕途不顺，时官时隐，历经世事后，情归山水。茅草屋内，张可久正沉浸于诗书之中，一旁的茶炉里煮着茶，春水在翻滚跳跃，案几上还摆放着他新酿的松花酒。与诗书作伴，与茶酒为友，朴素而简单的生活，却满是惬意。于这寻常的“闲”光景中，张可久吟出了生活至真至美的意趣。

就像张可久一样，散文家梁实秋也能在平

凡的事物中，发现人间至趣。我读《雅舍小品》时，得知他称之为“雅舍”的居所，是一个地势荒凉的半山腰小屋，屋内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，蛇虫鼠蚁常常肆意出没。风至如凉亭，逢雨则滴漏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会在深夜抬头赏月，在雨天推窗展望，观细雨绵绵。闲暇时，梁实秋或对弈于棋局，或挥毫于纸上，或沉浸于书卷，或钻研于美食。兴之所至，便邀三五好友，聚于陋室，品茶谈天，举杯对酌，惬意非常。正是梁实秋这份闲适心境，让清苦的日子酿出了陈酒般的回甘。

在一个春日暖阳，微风徐徐的午后，困意如同藤蔓悄然攀爬。我泡上一杯茉莉花苞茶，花苞从杯底旋转着升腾而起，仿佛是穿着白纱的舞者。片刻之后，蜷缩的花苞如同被唤醒般缓缓绽放。我轻啜一口，余香悠长，沁心提神。在这久违的闲暇时光里，顿觉悠然自得。

当心灵拥有了栖息之所，岁月便如同一首悠长的诗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欢愉。每一个章节都写满了恬淡。拥一份闲情，寻一份雅趣，任时光荏苒，我自向阳而生，步履不停。